

中國古色：青白黃赤黑

梅紅、石綠、蘇方、雄黃、銀朱……念起來唇齒留香，這些中國古色，究竟是何種色相，又從哪裡得來這樣風雅美好的名字？

色彩是物體天然具備的外在特點，但不同地域、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，會產生不同的色彩美學。中國傳統色彩，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這套獨一無二的色彩體系，來自古人觀察天地自然時直觀樸素的感受，又將對色彩的認知納入更加規範的禮制中，留刻在服裝、器物、繪畫、建築上，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，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表達。

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

在探索紛繁的色相前，也許有人會問，為何在歌曲《滿庭芳·國色》中，歌詞要特別將「青白黃赤黑」這五種看似普通的顏色單獨摘出，它們在中國色彩的譜系中有什麼特別之處嗎？

《孫子·勢篇》中說：「色不過五，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也。」原來，九州大地的先民們在觀察自然風物和時序變換的過程中，總結和構建出了基於「青、白、黃、赤、黑」五種色彩的傳統色彩譜系，並將這五種顏色稱為「正色」，將它們之間調和而成的其他色彩稱為「間色」。這套正色與間色的色彩體系，其實與現代光學中的「三原色」或彩色印刷術中的「四分色模式」（CMYK）有諸多相似之處。

在它的發展過程中，人們逐漸將諸多方面的觀念和要素揉入其中，使其與中國人的政治、宗教、文化乃至宇宙觀密切交融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觀念性的色彩系統。它們早已融入一代代炎黃子孫的基因與血液，塑造著人們的思想與審美，影響著人們的認知與喜好，也無怪乎能讓這樣一首有關中國色彩的歌曲，在大陸央視春晚的舞台上引發強烈的迴響。

在眾多中國色中，本文擷取其中分別與赤黃青白黑五種正色相對較為相近的色相：「胭脂」「緗葉」「天縹」「月白」「遠山黛」，一窺國色之瑰麗燦爛。

貴妃帕上落「胭脂」

「胭脂」既可指一種化妝品，又可指一種嬌艷的紅色。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中出土的樂舞陶俑面部均施有紅色顏料，說明在面部施紅塗朱的傳統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萌芽了。一千多年來，人們希望為面部增添血色，使容顏愈加妍麗的想法和做法，並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。

古代製作化妝品胭脂的材料主要是紅花（又稱紅藍草，非今人常談及的藏紅花）、茜草等天然植物。漢時，焉支山一帶（今甘肅省山丹縣與永昌縣交界）盛產紅花；其原為匈奴領地，所以匈奴婦女常利用紅花製成可塗抹臉部的「燕支」。後來西漢名將霍去病大敗匈奴，攻克祁連山，並越過焉支山千餘里，潰逃的匈奴哀歌道：「亡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」（《西河舊事》），足見焉支山作為紅花主產地對匈奴的重要性。

後來，人們在紅花製作的「燕支」中加入了牛髓、豬胰等物，才使其進化成稠密潤滑的膏體「胭脂」。

古代女性可以利用其打造出紛繁的妝容：托名唐代宇文士及的《妝台記》記載了唐及以前的婦女妝發，提到：「美人妝面，既傅粉，復以胭脂調勻掌中，施之兩頰，濃者為酒暈妝，淺者為桃花妝。薄薄施朱，以粉罩之，為飛霞妝。」可見通過粉和胭脂上妝的次序，胭脂使用的濃淡等區別，可以營造出各種不同風格的妝效，甚至還有「酒暈妝」「桃花妝」「飛霞妝」等旖旎的名目。

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載，唐代楊貴妃「每至夏月，常衣輕綃，使侍兒交扇鼓風，猶不解其熱，每有汗出，紅膩而多香，或拭之於巾帕之上，其色如桃紅也。」絕世美人拭於帕上的那抹胭脂的桃紅之色，成了大唐盛世靡麗浮華的註腳。



▲淺黃色的布料常被用來製作書囊書套，因此「網帖」「網帙」成了書卷的代名詞。圖為古籍書套。

玉階悵望秋「月白」

農曆七月末，當暑天的悶熱漸趨尾聲，秋日的寒氣漸強，空氣中便有了肅殺蕭瑟之感。觀花草之搖落，感木葉之飄零，人難免「有動於中」，生出許多感慨與傷感。許是天朗氣清，清冷的月色往往使人心神搖曳，益感傷懷，月夜的光景也常常伴隨晶瑩的露水，出現在略帶淒涼的詩思之中。

「戍鼓斷人行，邊秋一雁聲。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。」（杜甫《月夜憶舍弟》）戍鼓、秋雁、露水、故鄉月，此些意像一出，涼意似已在砭人肌骨。李白有《玉階怨》詩曰：「玉階生白露，夜久侵羅襪。卻下水晶簾，玲瓏望秋月。」看似白描輕畫，卻傳神地寫出宮怨之深——這是否是一位佳人白露之時在宮中的幽怨寫照？為何下簾之後，又忍不住隔簾望向玲瓏秋月？清冷的月光，照見她

多少寥寂心事；露侵羅襪之冷，月照深宮之寒，在一片寂靜無言中呼之欲出。中國傳統色相中有稱「月白」者，即指一種微微帶藍的白色，以形容月色之清寒。若《玉階怨》化詩成畫，亦應籠罩在一片含著淡淡青藍的白色月華中。

明代《天工開物》：「月白、草白二色，俱靛水微染，今法用靛煎煎水，半生半熟染。」可見雖稱「白」色，實際月白、草白的色相都應呈現出淺藍，正如月色並非是全然純白的。清《博物匯編·草木典》提到一種叫做「月下白」的菊花：「月下白，一名玉兔華。花青白色，如月下觀之。」以月色為花賦名，風雅不可名狀；雖未可親見而已令人能極想花色之美，不得不為古人的創意與詩情深深折服。

佳人眉間「遠山黛」

可曾眺望過溟漠的遠山？層疊的山巒在煙嵐中彷彿畫筆渲染，如墨的深灰中泛著蒼藍。遼闊的群山一如女子精心描畫的眉峰，引人無限貪看。「遙看黛色知何處」的山色，幻化成了想像中畫著如遠山般「宛轉雙娥」的容顏。

用來形容山色的「黛」，原指一種黑色的礦物顏料，亦曾被用來當作描畫眉毛的化妝品。中國古代女性對眉妝極為重視；造型別緻、描畫精細的眉毛往往是妝容中著力表現的重點。《釋名》中說：「黛，代也。滅眉毛去之，以此畫代其處也。」可見古代女子喜歡剔去眉毛後用黛來畫眉；除了所用的材料略有不同，和今天的做法別無二致。

後來，人們開始開發和製作各類不同的畫眉材料，有「青黛」「銅黛」「青雀頭黛」「螺子黛」等，不少還是從域外傳來；其原材料要麼是靛花，要麼是含銅綠的礦石，因此總在深色中泛有一點綠色。於是漸漸地，「黛」

也可指代略帶青綠的黑色，更成為眉妝、甚至女性的代名詞（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：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）。

那「遠山黛」指的就又是何種色彩呢？舊題漢人伶元著《趙飛燕外傳》中說：「合德新沐……為薄眉，號遠山黛。」認為「遠山黛」最初是漢成帝寵妃趙合德所創的一種眉型。但在眉與遠山的比喻中，應也包含著色彩上的相似性，如漢代劉歆著、東晉葛洪輯抄的《西京雜記》中描寫卓文君的美貌：「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遠山，臉際常若芙蓉。」溫庭筠《菩薩蠻》亦寫：「繡簾垂，眉黛遠山綠。」

「遠山黛」之色，大約脫不了黛色黑中泛青的色彩範疇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和其他許多中國的傳統色彩名稱一樣，在色彩與自然風物之間建立起某種浪漫的聯繫，使得遠方的山嵐與美人的眉峰，互相照見和疊加彼此的縹緲與溫柔。

作者 / 鮑文煒
本版圖文除署名外均據上海《文匯報》



▲胭脂既可指一種化妝品，又可指一種嬌艷的紅色。圖為清雍正胭脂紅釉碗。



▼中國傳統色相中有稱「月白」者。圖為宋月白釉瓶。



▼青瓷的色彩可以用綠色來形容。圖為明冬青釉兔形香薰。北京故宮博物院公眾號



▲清嘉慶淡粉紅地胭脂紅彩繡花紋盤（局部）。北京故宮博物院公眾號

春日桑枝生「緗葉」

《鬪風·七月》中寫：「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」這是一個和煦又質樸的場景：春日裡暖意融融，鳴鳥聲啼婉轉；女子手提竹筐，伸手採摘初生的桑葉。晨光熹微，透過青黃樹葉的間隙，落在女兒家的臉龐；略微粗糙的雙手，摘下那春天萌發的象徵。而桑葉嫩芽那一寸略帶青色的淺黃色，即稱為緗色。

《釋名》中說：「緗，桑也，如桑葉初生之色也。」青中帶黃的葉子，便被稱為「緗葉」，後來倒可不止用來形容桑葉，比如唐

代李嶠的詩《荷》：「魚戲排緗葉，龜浮見綠池。」描寫的其實就是池中的荷葉之色。

《說文解字》則把「緗」釋為「帛淺黃色」，認為緗指淺黃色的織物，緗色也應是古代布料中常見的色彩。

樂府名篇《陌上桑》中，主人公美女羅敷的衣着即帶緗色（「綺綺為下裙，紫綺為上襦」）。淺黃色的布料也常被用來製作書囊書套，因此「網帖」「網帙」成了書卷的代名詞，這種內斂、含蓄的色彩也漸漸帶上了文雅氣息。

天水染就「天縹」色

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縹，帛青白色也。」和「緗」一樣，「縹」原指一種具體色相（青白色）的織物，後來則用來代指這種顏色本身。且縹色的布料也常用於書套的製作，所以可以和「網帙」的例子一樣，以「縹帙」代稱書卷，或以並稱「縹緗」名之。

青瓷的色彩也可以用縹色來形容。西晉文學家潘岳寫：「傾縹瓷以酌醪」（《笙賦》），指的就是用縹色的瓷酒盃來斟酌美酒。

南唐後主李煜有詩曰：「縹色玉柔擊，醅浮盞面清」，此處的縹色或許是指盛酒瓷器的碧色光潤，又或許是指盞中清冽酒面的醉人色彩；而我們更可想像那雙呈上美酒的美人玉手，因肌膚柔嫩白晳已極而泛出淺淺

青色，或可與酒盞和盞中之酒光采呼應。

縹色又可根據其所取比擬對象的不同，分出「碧縹」「天縹」「骨縹」等種種名目來。其中「天縹」尤常見些，唐以後也以「天水碧」呼之。這個美麗的名字也與李煜有關：傳說其宮中晾曬的練帛曾經「為風所飄，凌空而去，經宿方墜」（《古今類事》），衣料為天上的露水所染，顏色淺碧可愛，一時風靡。因是「天水」染就，非人工之可為，因此這種獨特的顏色被人們稱為「天水碧」；而後人實際常以梅雨水或井泉之水染之。

天上露水，染成了衣裳上難以言傳、風華絕代的青碧之色，成就了中國色彩的一段風雅傳奇。



▲層疊的山巒在煙嵐中彷彿畫筆渲染，如墨的深灰中泛著蒼藍。遼闊的群山一如女子精心描畫的眉峰，引人無限貪看。這便是中國色「遠山黛」的由來。
中新社